遜學齋文鈔

瑞安孫衣言劭聞

記

君子居記

戚友張君又堂之季子曰士珩楚寶賢而文好讀書又堂旣寓家金陵冶城山下復於山後得隙地依山而臨水有竹數千挺乃作樓五楹以爲楚寶從師游秇之所而其師汪君士鐸取淇澳之言命曰君子居旣爲之記矣楚寶以嘗從予游以汪君之文寄予屬申其說予覩其記則又堂之所以勉其子汪君之所以廸其徒與楚寶之所以自淑艾者述之備矣無可再言者而獨思冶城山者前宰相文正曾公讎書之所

也始公撫皖賊猶未盡滅即大刻經籍以幸東南之士使興於學旣而　王師克金陵公由皖移節江南北於是從公之士歸安周學濬縵雲獨山莫友芝子偲南滙張文虎嘯山江都劉壽曾恭甫海甯唐仁壽端夫德清戴高子望皆隨以來公旣治夫子廟於冶城山之上復於山之東北隅修葺所謂飛霞閣者以爲勘書之廬士之通經知古而不耐煩辱者皆處之閣中當是時汪君亦歸自鄂年逾七十矣常杜門深居獨鄉里後進時時從問經說公亦不勞以事而別廩之文正公之開書局也其意在於兵火之餘經籍版多亡缺而尤在於諸君子遭亂無歸恐不得其所養不能從事於學所以資給之頗厚而實不甚責以事與它猥雜局絕異諸君子常得

於朱墨之餘相與論議爲文章間亦招集游客寓公讌飲歎詩以爲笑樂予時雖已縻於官然常乘間從諸君子游竊謂金陵固多士而朋游賓客之盛殆無過今日者其後文正公薨於官又數年予自楚移蒞江甯適當事者頗不知學而以吏能自負以爲刻書非急務且多不事事輒程督之甚嚴計備以給食主局政者益附和爲苛促幾若驅儈矣諸君子頗不樂嘯山先自引去既而子高卒端夫繼之比予歸則文正公之客無一在者又數年而嘯山恭甫亦亡予竊歎君子之在世匪獨難聚而易散爲可惜也而汪君年且八十獨歸然無恙而楚寶得以新進稚生游從問學間則造其竹中之居以望飛霞之閒想見賢宰相暍嘔師旅而好賢樂善有若飢

澗一時賢士大夫幸得所依歸相與切磋琢磨以共爲君子天下之所以卒就平也然則汪君之所以策厲楚寶者誠無俟於予言矣光緒乙酉

黃巖新建二徐先生祠堂碑

宋崇寧中台州隱君子眞定徐先生中行慕安定胡氏之學至京師見其高弟福唐劉彝執中得所授經以歸遂絕意仕進由臨海徙居黃巖委羽山中郡守部使者交薦朝廷屢徵之皆不應有三子皆傳父學其季溫節先生庭筠季節志行尤高亦不仕治經以授徒吾鄉鄭文肅公伯熊時方尉黃巖與聞溫節緒論實爲永嘉學問所從出而台州之學再傳至淸獻杜公遂爲端平賢相皆二先生啟之也二先生既沒葬於所居山梅溪之原邑人石憝子重誌其墓朱子提舉浙東常平行部至台親拜其墓下爲詩記之所謂道學傳千古東甌說二徐者也邑故有三賢祠祀眞定先生及上蔡謝公顯

道吾甌文定葉公適而未及温節歲久祠圮嘉慶庚申儀徵阮文達公蒐輯台州金石始得二先生墓地而祠猶未復光緒五年邑人壽昌訓導楊君友聲請於官買地墓旁出已貲爲倡俶立二先生祠而以錢公公輔及鄭文肅公侑食公輔則眞定弟子也既訖功予友王君棻子莊記之矣復具其事屬予爲碑文予自少失學於道既無所聞又衰老多病久之未能爲也楊君之子晨予從子壻也方在翰林自京師以書見督趣至三四不懈乃爲敘之曰六經之書皆古之聖人本其心之所自得以措諸天下之事而分著之書以教天下後世聖人既遠而天下後世猶得因聖人之事以推見聖人之心者以有經故也言經而不驗諸事則文辭而已矣言事而

不求之經則智術而已矣以文辭治經固失其所以爲經以智術治事則且以堯舜禹湯文武相傳之法爲不足以治天下而功利淺淺之說中於人心至其橫流則雖海外萬里荒誕之人皆能鼓其不經之邪說以惑亂天下而天下之變遂至於不可言此固其勢然也安定胡先生瑗當宋寶元景祐間伊洛諸儒未作首以聖人之道爲天下倡其教授蘇湖以經義治事分設科條經義則擇其疏通有器識可任大事者使之講明六經治事則一人各治一事又旁兼一事如治民講武水利麻算之類務於明體以達之用天子召爲太學師四方之士來學至於太學不能容故其時風俗日厚人才益多俊雄瑰偉之士接踵朝野至於衰弱垂亡而命世之儒王

佐之才猶有可爲朝廷用者皆先生之功也程朱繼作懼言者之無本而施於事之有差也於是推其原於性命之始致其辨於天人之際而其表章大學中庸以爲孔氏之遺書者皆極其用於天下國家昌黎韓子有曰所謂誠意正心者將以有爲也此程朱之用心也其與安定何以異哉國初諸儒徒見元明以來空疎蹈襲之弊歸其過於程朱而不返其本於孔孟取漢儒鄭氏許氏別爲職志專以所謂名物度數文字訓詁者爲治經之法謂之漢學其深思博辨間有以補程朱所未備而趨和成習涂轍日分以摭拾纖悉長其浮薄之氣以記問涉獵恣其夸大之私舉凡聖人所以作經垂教之意與學人所以有取於經以爲修己治人之事一切謂之空

言而自命爲實事求是用力益勞取義反狹立言愈繁爲用益寡抑何其繆於道歟且夫春秋之時聖人之道嘗明矣當其時六經之書皆孔子所手定及門諸賢既得所依歸又各以其學教於四方彬彬如也及莊周老聃首爲非聖無法之說其意主於離經而畔道以取勝孔子而蘇秦張儀孫臏吳起韓非商鞅申不害之徒相繼並起爭爲張皇繳繞之術以售其揣摩投合之私汪洋恣肆詭變百出而皆無當於人心蓋未至於秦而其時諸侯固已苦其紛紛矣至始皇以詐力兼并天下自謂功德邁於堯舜其臣李斯趙高輔之以剛戾刻深遂舉唐虞三代治天下之法掃蕩而滅除之燒六藉阬諸儒造千古未有之變漢興老生宿儒頗復收拾遺經又

名以師授自立異同而皆未能深明聖人之道以正一時之人心至其中葉佛教遂入中國而唐虞三代之天下一變而爲秦漢之天下至於今不可復反豈非繆於經者之悖於事其爲禍必至於是哉夫戰國之士意主於畔經而謂經之爲道不足以治天下今日之學名託於尊經而使經之爲用不足以治一身其言經不同要其以經爲無用則一也夫以經爲無用則功利浮淺荒誕不經之說必且大用于天下而天下之變遂至於不可知秦政斯高之禍不必再見於後世然其端兆固已伏矣有天下之慮者其烏能無懼也哉楊君既爲祠以祀二先生又將本經義治事之意別爲條教以淑書院之士是非徒表章二先生而已蓋將修明安定之教其所

見甚大爲慮甚遠而予又竊喜永嘉經制之學將由是以復興也故反復言之以爲之記光緒十二年丙戌書於城北寓廬

鎭海防夷圖記

光緒甲申法蘭西既盜越南其明年秋窺福州分兵犯臺灣據雞籠山賊之犯福州先以輪船闖五虎門我疆臣以有旨不得先開釁不敢拒賊賊投書約戰我兵猶不敢動賊遂盡隳我並海礮臺一日而燬我輪船九又數月併兵窺甯波犯鎭海口於是浙江提督歐陽公實爲統帥以精兵扼金雞山分遣諸將守各口法蘭西攻甚急期必得甯波然卒不能入尺寸而越南官兵又大捷於諒山乃叩天津以討求撫而罷當是時浙閩皆大震方疑中國力不支然卒無事事既平予爲書以賀公曰公之功偉矣公之術可得聞乎公則復予曰天子之福也將帥之力也三軍之用命也某何功焉雖然

斯役也我有以知夷之狡而無足畏也初夷之在閩馬江也其兵船常以潮退時進我兵迎擊之而潮水掣我船尾船輒左右動故我之礮常不中而夷之礮無虛發我思之而知其所以困我也合於軍中凡兵船皆爲尾矴矴必重千觔繞船者合詞曰我所用洋船也用洋法洋法不得有尾矴我慫而訶曰汝知洋人之法汝亦知洋人之詐乎趣具矴不者有軍法於是我兵船皆有尾矴後數日夷果大集船逆潮而進我兵船亦迎擊之而我船首尾矴入水屹不復動礮放即中其船凡壞其大船二沈其小船及擊斃夷兵無數時丙戌正月也初夷之始至也我恐逼水而營之無所庇也爲隱壘以草山而外爲長牆以障之我恐沿海列臺之易爲攻也爲移礮

以就險而散樹旗幟以眩之凡敵之所攻者皆我之所不必爭也凡我之所據者皆彼之所不能見也敵不能窺我之虛實以專用其銳而我常能出敵之不意以間用其奇此夷之所以困也招寶山斗入海我礮臺踞其巔炸礮之所及也我則使級樓以爲毯利泥與蜃以塗之鱗比以蔽其臺厚數重炸彈至則毯受之毯濡而輒彈下如雨而未嘗一開此又夷之所以困也故敵之攻甚勞而我之應甚逸敵之技已窮而我之氣方銳而其大指則不外以靜制動以柔制剛此所以幸而不爲馬江之續也予卒讀而歎曰善矣哉夫以靜制動自古用兵之所共知也以柔制剛今日禦夷之所當講也而竊謂其要尤在於知敵情夫敵船既乘落潮以進而我船爲

潮水所掣其不定而不可無以錘之也彼夷人豈不早知之哉顧秘而不宣耳顧我之習焉而不察耳自海上事起三四十年矣以敵爲師如規矩準繩之不可易也夷之愛我而不我欺果如是乎至公而後能知彼之欺夫知彼之欺而後有以救我之短以奪彼之長朝廷旣嘉公功賞賚有加而甯波之官若士大夫復爲之圖以彰公之功於無窮也而屬予記之猶憶同治之初予在杭州友有備兵海上者七八年矣人皆以爲深於夷情也予與之書曰君與彼族處亦久矣亦嘗見其有所短乎友則復予曰但見其長未見其短也嗚呼今日士大夫言治夷者議論蓋皆是也惡能知其情光緒十二年九月

重修宋儒陳先生墓記

宋儒陳先生經邦貫敘與其從弟經正貫一墓在平陽親仁鄉龜山北奧之麓里俗所謂江南也兩墓相去數十武歲久而圮土人侵以為田陳氏子孫弱不能爭闍之令令多俗人亦不能詰也同治初儀徵方侯至以為鄉先生墓不可廢為案行取所侵地反之陳氏而其子孫猶未能修墓光緒乙酉秀才某字鏡蓉者亦先生裔也聞其同族居順溪者曰蔭庭與從子丞檝方建會文書院於南蕩山中書院故陳先生讀書處乃以修墓事即之謀蔭庭丞檝欣然出巳貲葺而新之復割田三畝以供祀事予友楊生循約鏡澄兄弟謂蔭庭丞檝之好義鏡蓉之不忘其祖而又恐其墓之久而復廢也乃

屬予記之予攷二先生皆伊川程子門人其問答見於朱子所纂二程遺書朱子伊洛淵源錄亦列其姓名而同時許忠簡公景衡爲其祖宗偉誌墓楊文靖公時爲其父君玉誌墓皆言其葬於樂溪大嶺忠簡又謂葬處即其所居在曾祖墓西四十步樂溪在今平陽半清鄉里俗謂之北港而龜山乃在江南豈貴敘登第仕宦遷居於此而貫一亦從之徙耶江南陳氏既自謂二先生後又知其墓所在而賢合尹又爲正其兆域當時必有文字証據豈其有誤耶郡邑志儒林傳言經正與弟經邦經德經郛皆受業程門而宗偉墓誌言孫男九人經德經邦經郛經世經正經言經綸經猷經辨則經德最長經邦經郛經正皆其弟也忠簡據經德手狀序其兄弟

之次不當有誤則郡邑志之疏也程氏遺書載貴叙貴一問
啓而經德經郛則未嘗有然忠簡自言與經德游又言其兄
弟皆能力學而自拔流俗中文靖亦言與經德經郛厚善忠
簡文靖皆程門弟子則經德經郛蓋同在程門而遺書偶未
及耶非志之誤也又按忠簡言宗偉生而挺特尚氣節遇人
洞無疑得犯之不校畏俗好佛君獨以爲戒故陳氏子弟皆
儒學文靖言君玉爲人剛果有遠志與人樂易無疏戚之間
人有善雖小技稱之若不及周人之急不責報務盡其義則
二先生之得於家學蓋有自也又忠簡言宗偉字公美崇甯
二年癸未十月二十八日卒年七十三娶朱氏子士珪士衡
士明曾祖諱涤祖諱庹父諱文濟博學而文州里推重文靖

言君玉大觀三年乙丑二月乙酉卒年五十九娶繆氏子經
德經邦經辨君玉盡即宗偉長子士稑經德經邦皆其子而
經正經郛則同祖兄弟也文靖又言君玉既沒經邦始以上
舍賜第則經邦蓋由國子薦而郡邑志顧不能詳此可以畧
見二先生家世出處今二先生墓既無從得其銘文此亦不
可畧也予讀周博士恭叔集其爲趙彥昭墓銘言元豐初作
新大學溫之士在大學者不及十人然皆經明行修爲士大
夫矜式曰蔣元中沈彬老劉元承元禮許少伊戴明仲趙彥
昭張子充與恭叔而九所謂元豐九先生也而陳氏四先生
不在數中豈其時或有先後歟而其見於伊洛淵源錄及二
程遺書者固不誣也吾溫既僻在海濱平陽又下邑而學之

初興陳氏兄弟能與諸先生不遠千里學於北方得大儒以為依歸平陽之學由是興焉其師友之淵源流風遺韻之所漸被有足動人思者至今千有餘年而荒阡廢隴雖埋沒於烟榛蔓草之中猶有敬慕而表出之者非獨其子孫有是心也然則士之砌躬砥行而恐無傳於後者可謂自信不篤者也士之逐逐聲利汨沒流俗而不能憤發於一旦者可謂自待不厚者也觀於二先生之事其知之矣陳氏子孫既能修復二先生之墓而其曾祖祖父三世之墓在樂溪者其蹟猶有可問者乎江南陳氏與守清鄉諸陳其族猶有可合者乎鏡蓉與蔭庭承澂諸君皆二先生賢子孫也其必有思慮及之者矣光緒丙戌九月二十五日

詒善放生池記

放生之事出於佛家言而物之不可妄殺則見於孔子孟子之說及經傳諸史不可勝舉蓋佛之言多出於吾儒以爲佛而惡之而以爲儒者所不必爲非也以爲佛而好之而不知儒者別自有理亦非也集雲山之水由北水門入城過西河橋而東流過予所居屋後又過宋都橋迤東抵城下折而南流至東水門復受城外之水渟爲大池謂之廣池廣池者所以廣意外也水持深廣雖久旱不竭而自予所居至東城其流僅一線歲久瓦礫壘壘不復通舟矣予始歸里里人以爲言即出錢三十萬傭而疏之於其折而南也濬爲方潭潭長十丈寬五丈深二丈有奇而城下有民屋旁舍斗出河上河

猶狹不通舟今年春購民屋移其旁舍於西舟行始利而恨潭尚小不足以儲水乃復以錢六萬傭而濬之以接於舊潭其廣輪視舊潭加三之一於是城之東北隅水始聚完吾邑之人好持齋奉佛時時買魚鼈生物放之吾家婦女或效之以爲佛家言也而得生物輒送之城外河患迂遠乃以此潭爲之命曰詒善放生之池使里之人及吾家婦女爲放生之舉樹碑以表之且爲之約曰無穢污無網罟好生之道也或曰放魚鼈此潭任其所之則人將取之盡爲之闌以圉之予曰爲之闌則不能行舟利于物而妨於人非儒之道也昔者湯之漁而視之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者入吾網今放之於此欲其生也其或它徙則所謂不用命者也於放者何恨

爲此又儒者之言也且夫放生愛物也物猶愛之則於兄弟族人何如也於鄰里鄉黨與夫飢寒疾痛之無告者何如也此之不可不思也魚鼈之類姑盡吾心而稍闊畧焉其可也此又儒者之理也是爲記丙戌八月遜學老人書

回鶻山重建拱峯亭記

回鶻山在郡西關瀕江山高不十仞以當江之津要舟楫所輳四時游者不絕而里之人每以九日於此登高故雖近市喧隘士大夫往往至焉山舊有亭永嘉志以謂明時太守龔秉德建然予觀文定葉公有登北務後江亭詩所述景物有小市魚蝦大江風浪之語疑即此地所謂務者宋時榷酒郡有有務場四此其一也然則有亭久矣太守蓋時其圮而復葺之耳亭據山之巔登其上正與江心孤嶼相直而江北羅浮挂彩諸山層峯疊嶂如相拱揖亭所以名也亭旁舊有屋三間爲遊人憩息之所咸豐十年皆燬於兵火里之人欲修復之顧力未克爲光緒十二年武陵余刺史紹僑來治榷務其

廨適在山下以謂此山之勝非亭不顯而游者亦不可無以休又皆前人之遺蹟也乃出已貲爲倡醵而就之復於山之上建樓三間以極登眺之致山之下舊有木彴以通江其長二十餘丈而寬不能一弓行者尤以爲病復以餘貲改築石堤三十餘丈寬皆一丈六尺以易木彴之陋以某月日始作以某月日畢工凡費錢八百餘緡而已刺史爲其成之難恐久而又廢也屬予爲記其事蓋自東南偃兵垂三十年朝廷仁愛惻怛常欲解去煩苛與民休息以固人心培國本而意外之備殊未能已養兵製器其事日新其費亦日廣然不領於大農往往徒恃權算其爲法日密而耗之亦滋多民蓋不勝困矣自公卿大臣以至畺域尊吏郡邑守長大抵急於理

財至於有司之所有事雖或著爲令典關繫民生未暇以輒爲也若夫因山水之美爲登覽之具則尤以爲游觀不急未敢以輒言亦其勢使然也夫山水登覽自其粗言之誠不過游觀之事耳自君子知道者言之則所謂登高明而遠眺望先王之政顧亦未敢忽焉豈政固有體歟抑誠乎爲民固無往而不爲民利歟刺史方以省檄來治商征固所謂理財者也乃能抗志于埃壒之表計慮於跋涉之危不煩民力以復千百年之遺跡又增其所未有使此方之民得以導堙出滯去險即夷斯役也固非徒爲遊觀舉也刺史其殆知道者歟若夫茲亭之勝雖無崇高偉麗之觀而大江之滙風帆雨檝超忽容與天光雲影旦暮百變草樹之蔽映魚鳥之泳遊皆

有以遂其生而適其性引目極望則層山無際括溪朝宗斯固人情之所樂騷人勝士之所以寄其情也異時國家閒暇必將省罷征榷藏富於民復得仁心爲質之良有司爲之詰豪暴以安善良通有無以阜財貨使民之困不至如今日之甚斯亭也刺史之遺愛也民亦安忍聽其終廢也哉光緒十三年後四月

青田縣復養士田租記

青田於括爲下縣尤僻阻然其山水峭奇刻削其氣磅礴鬱積往往鍾爲異人予所知者湘巖先生韓兵備錫胙鶴田先生端木舍人國瑚皆負不世之資兼人之學其文章之博奧則吐納古今揮斥造化非豪州華士依附影響者所能髣髴也然地瘠而民貧非有力不能治儒業雖爲儒非尤有力不能應舉求仕故韓先生端木先生與明之誠意劉公稱青田三奇人而自二先生外亦鮮繼起者無養士之具故也縣故有書院而師弟子脩餼之資未有也至鄉會兩試又以道里絕遠苦無以續食士病之久矣康熙時縣有富寺六僧以驕溢倣法被逐合籍其田歲得租爲錢七百餘緡取而條之庫

以其半給書院半爲科舉費遵而行者二百餘年咸豐之季粵賊蹂郡邑田者不以時入租令復稍侵之於是書院費僅給而科舉之資廢光緒五六年郡守某至以謂非令得獨有也欲攬取之令固不肯與守亦旋卒後守至索之愈力且責歲以四百千爲額至假他法中令罷縣不敢復爭輒以四百千歲奉郡而書院之費亦廢郡既以爲歲例至其時輒遣官督取於是有委員之供張府胥之需索與夫銀價有陪補夫役有傭雇歲復須費三四百千皆自令出令始大悔恨欲還之縣人然爲郡所持不能得也光緒八年邑之士舉人葉枝五章楷等卒在學之士數十人聯名以撼守守故弗省復愬學使學使心不直守以有所瞻顧不堅決事終不得直今

年春巡撫衛公閱兵將至括衛公嚴明素下士楷等復列狀以禱公公閱狀甚怒以謂此士人錢郎縣有他急令不得移用且郡又安得取之爲鐫諭守及令詞甚峻且俾刻辭於石以示後於是守亦不敢爭檄令以錢還縣人充書院及科舉費如故事蓋自失錢至是亟二十年矣初縣之有此錢取於髡徒之餘苟以爲寒士惠而已非誠有以養之也始以令之貪遂亡其半繼以守之忮遂至蕩然使非部使者雷霆之威楷等雖空一縣之人併力以圖復固無如守與令何也夫守與令民之所仰以爲父母也利害之在民未嘗不亟告也瀕然未嘗有動于中獨至已與有利則狺狺競起相角巧偷豪奪而猶若未快于心噫是何類人之所爲也哉治之所以日

荒民之所以重困而無告豈不以此也哉楷等既以公判勸
石猶恐後之弗能守也請予爲文以記之予謂此錢之見奪
官誠與有咎矣然其始以錢屬縣則亦邑人之疏也凡民間
之財民所自用卽不得使官主之以錢屬官官雖廉吏亦覬
覦之今而後宜謹爲之籍田之所在與其頃畝形狀受田者
之姓名里居與其租數必具書於籍擇學之士公而明者使
主其籍期歲則必擇而易之一歲之租入與所用之少多復
條別以登於籍歲終則會其出入之數以授後之人又大書
以揭於校官之堂使一學之士皆得以訂其是非則庶乎可
久存也若夫官貪而吏黠勢固不能絕也然而衛公之石在
其又誰敢違光緒十三年丁亥六月書於城北邵嶼寓廬

改建育嬰堂記

我邑舊有仁壽院以養孤老殘廢而獨無育嬰之堂蓋缺焉也城東北隅有堂曰慧福故比邱尼菴也同治間尼戒行不謹里人謀逐之時予仲弟方家居爲言之邑令彭公改爲育嬰之所復爲集貲捐田以爲堂之經用又與予各施以田五畝而擇邑士之謹愿者董其事菴故狹小旣改爲育嬰逾十年未嘗加修葺日益壞董事者謀改建以無力弗能決也今年春予爲次男卜築河上地南正直堂乃謀別購地以易堂而隔河東北城下有棄地逾二畝土人謂之楊衙相傳明初楊布政故居然無可攷弗久矣有舊屋數間猶楊氏後人居之地縱廣皆二十餘丈視舊堂基爲大衆董欲得以建堂而

予爲任其地價及土木傭雇之費益以輕租田十畝具其事以聞於縣既復請去其旁碓以錢畀治碓者徙之他所復欲得楊氏屋以爲堂之外舍其田十畝復請改給錢自置便利地予一切諸之而未及達於縣也凡予之經營斯堂買地之價爲錢一百千徙碓爲錢一百五十千有奇買田之價爲錢八十千土木傭雇爲錢二百千有奇總爲錢五百餘千而它雜費及楊氏屋不與焉其已聞於官者皆有案可攷未聞於官者不具於案與時屋與碓地之屬堂與否田十畝之能增置與否董事者爲之予不復聞也議既定遂擇日遷堂以六月某日始工而以七月某日訖工凡堂所故有悉復其舊而新增屋四間丹白明線垣完固堂於是煥然改觀矣蓋昔

者先王之慮民也養老恤孤政常竝舉而無所謂育嬰設也
謂之嬰則必非無父母者也有父母則父母固能育之矣奚待
何爲而爲之育也後世教衰道微仁愛之風熄殘忍之俗成
民乃有不舉其子者官弗爲之育則民之生隘矣故育嬰之
政著爲令甲自　天子之都至於下州僻縣無不有之然
則堂之育嬰蓋爲溺子女者設也然人之溺其子女非皆力
不能養也固有豐衣足食而自殘所生者矣此非堂所能爲
也堂所能爲唯其力不能養不得已而棄者耳然而人之恆
情視他人子與自視其子其愛不能強而同也今之在堂餔
兒者大抵舍其子以養他人之子者耳否則養他人之子以
兼贍其子者耳此其心力固不能專且盡矣而治堂之事者

又或餼稟之不足供支之不時衣服藥餌之不備甚則上蒸下濕汎除弗絜穢惡鬱騰疵癘乃生而兒之厄於飢寒疾病者十且五六矣故無堂以育嬰其力不足而不能養者固不免於棄矣力雖不足而猶不忍於不養者固自在父母之側也今爲堂以爲之招力不能養者旣忍以聽之堂力雖不足而猶不忍不養者以堂爲能養也復一切委之於堂則有堂而殺人之多反不如無堂而殺人之少矣故夫堂之設誠爲不忍人之政必有不忍人之心以行之而後其政不至於殺人予自僑居城北與堂爲鄰間取堂中兒視之則枯羸如腊與人家兒絕異此無他嬰固不易育而育之又非其父母固與棄之無甚異也然則爲之奈何曰亦恃有不忍人之心而

已不忍人之心奈何曰餼廩必足供支必時汎除必潔衣服藥餌必具而又不時省視賞其勤者去其慢者盡吾心之所能爲以求嬰兒之生而一無所利焉庶乎其可也予故敘堂之所繇遷復推　朝廷立法之意爲之丁甯其辭以爲知堂事者戒且補官所未備云光緒戊子八月幾望邵興寓廬

玉海樓藏書記

宋時深甯王先生以詞科官至法從生平博極羣書著書至六百餘卷其最鉅者爲玉海二百卷玉海云者言其爲世寶貴而又無所不備也予家自先大父資政府君隱居極學好聚圖籍兒時見先世舊藏多前朝善本丹黃殆遍經亂無復存者予初官翰林稍益購書以祿薄不能盡如所欲同治戊辰復爲鹽司金陵東南寇亂之餘故家遺書往往散出而海東舶來且有中土所未見者次兒詒讓亦頗知好書乃合淦意購求十餘年間致書約八九萬卷雖視深甯所見未能十之四五然頗自謂富矣舊居褊隘苦不能容今年春爲次兒卜築河上乃於金帶橋北別建大樓南北相向各五楹專爲

藏書讀書之所盡徙舊藏度之樓上而以所刊永嘉叢書四千餘版列置樓下以便摹印因取深甯叟所以名書者以名斯樓手書榜以表之我子孫中如有得天儁敏而加之以好學能讀終一書而知其可好則可以盡讀他書能盡讀他書則豈惟我樓所藏雖深甯所未見皆可以遍覽而悉通也異時詞章之美著述之富庶幾亦如深甯斯不謂之可貴也乎復取古人讀書之法及我今日藏書之意具為條約揭之堂壁鄉里後生有讀書之才讀書之志而能無謬我約皆可以就我廬讀我書天下之寶我固不欲為一家之儲也光緒戊子八月幾望遜學叟書於城北邵與廬

玉海樓旁新作小齋記

衡陽彭公以大司馬督視長江水師自治一舟財勝十石出則以一僕一庖人自隨嘗指其舟語予曰此所謂野航恰受兩三人當以恰受航爲名予深歎其雅量今年秋予營斯居既成東廂之南有隙地十數弓命工補爲小室五楹廣四丈深得廣三之一窗其兩旁闢扉其首及左右脇尾設橫榻以待客宴坐其內宛然舟居因思彭公之言遂以恰受航榜之彭公一時人傑爲 國宣勞自處清約如此而退老閒人乃傲然偃仰於此豈不翅萬斛龍驤矣雖然有此隙地乃適容此小室其名也不可謂非其類也遂書以爲之記己丑十月

埜航主人

重脩帆游橋堤記

帆游橋在帆游山麓南爲瑞安而北爲永嘉故曰永瑞橋郡城之水自會昌湖挾三溪以南趨至此河面特寬廣兩岸相去幾里許而橋並東岸起西去山阯尚八十餘丈里人築長堤屬之橋高廣僅踰丈盛夏潦水盈堤上沒踝行者病之予初自金陵歸與故人戴君美齋謀改築以費鉅不敢動後六年君謂予曰但就舊加葺治費減半予卽畀以錢七十千使更謀之同志者於是葉君璋琮林君霄翰項君鳴珂各助以錢貲既集君聚磚石召工匠刻期興工自往程督之日辰出酉歸時方盛暑或暴行烈日中先是太守試文童君長子恩爲瑞安第一凡童試郡縣榜首學使者按臨卽補弟子員無

却退者予謂君須恩畢試事無自苦君不爲止也未兩月果染暑疾輾轉益侵病中夢囈皆指畫堤事疾既革來視君者或謂恩未及院試可惜君笑曰兒無負我矣果不及試亦命也但願恩促完隄遂卒光緒己丑九月一日也年甫六十五恩亦覺能繼君志間一月堤成於是雖大水不能漫堤人往來堤上咨嗟太息言戴君而君不及見矣君字美齋居下墩去橋西南二里所皆戴氏君性孝友善事母母年九十餘從容笑語侍母側不忍一日離居伯季間翕如也君自先世以農田起家至君兄弟少時猶未能讀書其後家漸饒乃皆納貢太學君三子既長皆令就塾孫五人兄弟之子及諸孫又十餘人皆令延師教之比屋誦讀聲相聞戴氏遂爲士族恩

雖以君故未給衣頁而其從弟奎竟以是歲游庠戴氏自此有學籍人以爲脩堤之報也予既賴其力完堤嘗語其事於友友曰君所見止此堤耳戴君他事皆如此凡近戴君居知戴君有事就君謀苟謂可行許諾輒殫竭心力務曲析盡善勝於其自爲也然則予之所以用君已嗇矣初予與君謀脩堤因以幹實倚君然使瞻顧利便者爲之少淹緩旬月未爲玩幸也君重受予託且利害在一鄉不避勞苦冒暑熱竟以致疾卒予以是媿君及聞君臨絶時語則君又知命者也予之媿君彌甚故爲之記因以附見君之生平云光緒辛卯十月

項氏二先生墓表

先生姓項氏諱霦字叔明弟諱傅霖字叔雨吾鄉學者所稱雁湖几山二先生也永嘉之學盛於宋南渡初文節陳公文定葉公皆以文章學行著稱天下項氏當其時亦累以科第顯元明以來稍稍衰替矣　國家中葉士攻科舉號大師者率以經義帖括授鄉里一切古籍悉屏去不省陳葉諸先生之書幾無有能讀之者先生兄弟獨以敦行學古自相切磋雁湖先生少嗜古學一再試不就輒棄去益肆力為詩歌其課子弟自童蒙時卽不令視世俗所習書稍長授以秦漢諸子百家為之鉤貫指畫一不循俗師例今項氏子弟甫入塾卽治急就章爾雅章句中諸經盡畢蓋其家法然也几山先

生少依兄學中道光壬午鄉舉初雁湖先生旣棄場屋頗望其弟科第仕宦而几山先生亦好古學自諸經史外天文厤祘陰陽風角諸書無所不讀尤精形家言十上春官不第不以閒其志當康熙乾隆之盛名儒輩出務自立門戶齗齗不少假道光以後此風少息而經術亦漸不如前人二先生稍後爲學以行誼爲主於古今文字派別學術得失與夫典章制度昔人所爲聚訟不決者皆瞭然見其大指顧性矜愼不好爭辨雁湖先生家居鮮造請几山先生游京師與上元梅曾亮巴陵吳敏樹震澤張履桐城蘇惇元仁和邵懿辰嘉興錢泰吉諸先生爲文字交數先生者皆以著述自見而先生獨無所成書蓋非徒斂退亦深懲前人門戶之習且不欲以

宗言者也凡山先生事兄恭以雁湖先生性喜書每[illegible][illegible]歸必多致異古書相與校勘以爲樂歲辛丑禮闈榜將揭忽心動悒悒數晨昏方自疑利鈍得失素有以自處何至是迨歸至杭得家書則雁湖先生以四月十日卒矣年甫五十雁湖先生亦於其時得都中書力疾披閱再四乃瞑蓋至性相感也凡山先生歸陳所購書於前大慟數日卜兆域與兄合葬即今墓也暮年尤喜校書所藏數萬卷丹鉛籤識幾遍遇秘籍必展轉鈔寫吾鄉之有藏書自先生兄弟始也雁湖先生雖絕意仕進而於當世治亂民生利害常深究其本末兄弟二人相期爲有用之學既不得試則欲施之鄉邑間歲洊饑先期經畫拯救以靖民志凡山先生性方嚴每事守禮法八

不敢干以私遇宗族戚里義所當爲而人所難爲者必身任不辭晚官富陽教諭見諸生必衣冠授以文行法度邑義舉及忠孝義烈事振興表彰之尤力不數年歸猶以晷刻自課經史或出游則信宿山閒夜露坐觀星象人莫能測也咸豐戊午三月三日卒年六十一距雁湖先生之卒十八年矣雁湖先生所爲詩曰且甌集几山先生有筆記數卷雜文數首而已衣言竊惟宋時我永嘉之學自文肅鄭公伯熊請業於臨海徐高士季節歸而與其弟伯英以通今知古倡率鄉里文憲薛公實得其傳至文節陳公文定葉公擴而大之文章氣節彪炳一世而永嘉經制之學遂與東陽崇安並爲名世宗師無能復爲優劣當時論者以爲永嘉儒術之盛自鄭氏

二先生開之也道光咸豐以來我鄉科名仕宦漸盛鄉學之士亦漸多雖一時建樹未能卽望乾淯諸儒數十年後必有如文節文定諸公者則今日永嘉之學之復振雖謂由項氏二先生開之可也此其所繫豈淺鮮哉雁湖先生娶王氏生子二八瓚琪女一適知蒙城縣林用光几山先生娶蘇氏無子以兄子琪爲後女二八適周昭燾林宣光瓚子七八方倩方昕方綱方良方宣勤郎莘郎琪子三八詒湜湘藻芳蘭墓在三十四都四石山之原二先生既好學家多藏書尊從子姓大抵皆能文辭其異母兄弟傳梅亦能詩有耕讀亭集瓚有癸辛詞女適林有脂學樸集瓚琪兄弟皆多子而賢而詒湜方倩方綱芳蘭尤好學治古文詞芳蘭中己丑鄉舉述二

先生行治屬衣言以表墓者考蘭也視其文詳潔有體雖衣言無以加也乃畧爲別輯而爲言二先生之爲學有關於一鄉者以示鄉之後生即以揭諸墓上云光緒庚寅

瑞安孫衣言琴西

墓誌銘　傳

秦澹如墓誌銘

純皇帝初元無錫秦文恭公以進士第三人入詞館洊登侍從遂位正卿特被寵任其爲學尤善言禮其意以爲周公分六官之職自朝廷上下至於取民治軍內御方國外接四夷無不一出於禮禮者天下之綱維也因取大宗伯所謂五禮綜貫天下古今之事參考其是非離合以深究治亂成敗之所繇詞近而旨遠文博而義約當是時　天子躬神武之資兵威所加自漢唐聲教所不及無不請吏奉約而爲治主於

惇大寬厚以涵育天下盡棄租稅予民詔書數下稽古右文制作大備遂爲　本朝極盛之會而文恭公亦以經術大儒號爲名臣文恭公旣沒諸子皆踵科第爲詞臣諫官而從曾孫瀛以舉人由內閣中書歷官兵部侍郎亦以文章政事顯於當世與文恭公皆有傳國史故無錫秦氏世爲聞家侍郎四子予友澹如其季也生八歲而孤而母朱夫人前卒所生母戴夫人自教之幼有至性居侍郎喪哀戚如成人稍長能自刻苦讀書治古文詞爲經世之學志趣異於常兒旣長游京師所交皆賢豪長者是時中朝士大夫猶以文學相尚而壽陽祁文端公爲宰相湘鄉曾文正公爲翰林學士上元梅郎中曾亮仁和邵刑部懿辰長沙孫編修鼎臣桂林朱侍御

琦龍侍講啟瑞皆在京師治古文以氣類相師友濟如常以所業游諸公間諸公皆傾下之濟如既好古文其於場屋之作輒不降抑以徇俗故不爲有司所喜一中道光丙午副榜其後連試輒不利而年垂四十親老無以爲養則橐筆從山東安徽諸學使佐其考校先是以副貢充史館謄錄敘鹽大使乃援例改浙江同知由同知積官至候補道　賞戴花翎加二品頂戴兩署運使一署金衢嚴道自衢代還提調省城書局而上官有不合者於是濟如年六十矣亦倦遊遂以疾乞歸歸而貧甚而杭人故思慕濟如乃請其主講書院且修杭州志濟如欣然就之既卜行而疾作竟以光緒九年十月十九日卒於家年七十一濟如在浙久次而爲監司前後才

四年然所至務治大體遇事必信其志不苟徇人其在運司鹽場員多缺少吏因緣爲奸濟如遂其尤黠者一人而手差次其册籍後遂無賦缺者岱山私販過官銷請於巡撫置官收其稅不復問所之岱鹽遂行兩浙在衢州會匪起東陽民恟懼欲跳濟如密爲之備而一切示靜鎭遂無事殺人賊不獲州縣官輒巧法免濟如請特嚴其令且下其法各屬其爲治如要多類此予始識濟如在道光二十三四年時皆以應試在京師予年少氣盛喜議論人或驚爲狂濟如僻居城內浮屠不時出閒出從諸公往往予亦在稠人廣坐彼此辨爭聲震堂室甚則椎床大叫以爲樂濟如獨端居嘿嘿若有所思予固以奇濟如其後予幸得第入翰林然卒出爲外吏而

濬如亦就官浙江同治丁卯予在杭州書院濬如方權運使亟往視之濬如嘿嘿如故又十年予爲江寧藩司內召爲太僕卿假歸濬如方在衢州以書見賀且速予行其意若深羨予者予既以疾不能造朝又三年而聞濬如已罷去既罷猶爲保甲議策應越南議等數萬言幾爲世采用於是益悲濬如之志而不謂其遂卒也蓋自大亂既戢東南稍得息肩而海外之交益親 天子方思盡得其要領殊方絕國之使冠蓋相望賈胡逐利機船巨礮日出益奇以與我市而中國智巧之士亦爭爲公輸墨翟之術出奇角勝其費不可億計大農告竭則一切趣辦於民於是聚斂之臣心計之士趨時合變以起功名而儒者顧抱數尺之書談先王之法以求當於

世此澹如所以終不得志也然予竊以爲中國聖人之天下惟中國聖人之法可以治之孔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孟子曰上無禮則下無學而賊民興禮固天下之綱維也澹如讀先人書深明其意使遭遇畧如先侍郎時其設施必有異人者而以一監司困窮終老顧使里巷淺夫操短長于其後此可以爲天下惜也若夫窮達得喪一毫末之間豈足爲澹如道哉澹如諱湘業字應華其先出於宋龍圖學士觀學士子湛倅常州遂居常又十世而定居無錫曾祖諱春田祖諱鴻鈞皆贈榮祿大夫曾祖妣呂祖妣徐皆贈一品夫人娶王氏亦封夫人四子光簡浙江候補同知光翰候補縣丞光祖太學生光儒浙江候補鹽經歷而光翰光祖前卒一女適候補

訓導華廣堯孫九人澹如爲古文喜明歸熙甫氏及本朝桐城方氏姚氏詩則喜陶彭澤韋蘇州其所爲書在官者曰平浙畧浙江忠義錄重修錫金縣志皆已刊其自爲詩文曰虹橋老屋稿未刊而在浙時嘗爲西泠酬唱二集今盛行于杭州光簡等將以某年月日葬澹如某鄉某原而謂予澹如友也以狀來乞銘乃爲銘曰

我之與人不能忍言以直爲傲積爲憤怨澹如落落如囊斯括而又嗛之謂愿以確事有巨艱慮有大難目不見睫哆口憣憣勃也厚重黯也匪慝深念獨居嗟歌醉洵彼童而狂司其短長惟其自信可以弗傷

孺人李氏墓誌銘

今天子初元以登極覃恩中外於是鄞張君嘉祿以光緒三年進士選爲翰林吉士得贈其父某文林郎母李氏孺人而先是有司亦以孺人節行上於朝得旌表如法於是孺人卒九年矣嘉祿復撰次孺人所以事夫持家植子者爲書因同郡徐戶部定超請予爲墓銘予方病未遑暇也逾年定超將還朝又以爲言視其狀甚哀乃爲序而銘之孺人亦鄞人父曰武畧騎尉振國年十七歸文林君文林家故貧而素多疾每疾作孺人輒廢寢食咸豐乙卯文林病不可爲指嘉祿以屬孺人曰必無廢學言訖而瞑孺人則日持嘉祿哭泣父母慰解之百端始稍進食飲一日嘉祿偶逃學孺人捽使跪柩

前且撻且泣由是督嘉祿愈急嘉祿亦資穎好學顧亦羸善病孺人常行貨以供醫藥及孺人自有疾輒不肯召醫或醫至立方而有參朮貴藥輒不以示嘉祿凡嘉祿讀書之費及歲時伏臘賓祭餽問輒手自處晝未嘗一以累嘉祿其專子於學多類此同治乙丑嘉祿以童子試被紬孺人疾始劇明年五月病益侵則持嘉祿手泣曰吾所以深苦汝者以汝父臨絕有言也今則已矣遂卒盡嘉祿之述母事如此可謂哀矣孺人以道光八年戊子二月二十二日生而以同治五年丙寅五月十二日卒年甫三十九於是文林君卒十有二年矣子二人長卽嘉祿次殤女二人長適國子生胡炳照次亦殤文林君之卒也嘉祿年甫十一又十一年而孺人卒又十

年而嘉祿舉於鄉其明年遂以進士入翰林嗚呼孺人之所以爲子於學可謂至矣嘉祿之所以信母之志可謂無憾矣嘗孺人之不幸不及見其子之成立或以爲天於孺人之節茫乎未有報也而嘉祿之賢能自振拔顯榮光大以稱孺人之心而褒孺人之節著於天下則天之所以報施孺人何其厚也且夫孺人之始所期於嘉祿固全乎天之事而於人一無可恃也而天之應之不爽如此若夫嘉祿之所以報孺人則全乎人之事無待于天者也無待于天則反求諸己而已而又何哀焉孺人可以無憾矣予自出爲外官於同館後進往往不能舉其姓名而嘉祿與予猶子詒燕同丙子鄉舉故以銘屬予定超亦丙子同年也今嘉祿在翰林爲編修定超

亦以癸未第觀政戶部而燕也亡矣予故久而後能銘銘曰
學以傳繄母之賢仕而祿維子之穀天實竺之匪蓍匪卜

安徽候補直隸州知州褚君墓誌銘

君初以捐發爲安徽知縣咸豐八年秋攝滁之來安令于是賊據金陵三年矣其黨李兆受以滁州獻於官全椒來安復置令而君以選得來安君初至來安城中虛無人獨降勇千餘雜處城內外猶故賊狀都司李錦標兆受族子也頗驍勇君察其可用單騎就錦標與同臥起時時會其部爲張設開示大義衆皆悅錦標尤暱君君爲買豆麥哺其衆使無擾民食民稍稍歸乃招流亡掩骴骼勸開墾分鄉爲團事漸集則從一隸遍走各村落與民曹坐偶語相與爾汝或留君飯即止食必飽或奉以酒即酣飲有所懲即所在決遣之來安民大喜恨得君晚後數月粵賊犯來安錦標果爲君戰盡力賊

亟攻城西北錦標輒擊走之又一月錦標竟戰死君涕泣誓衆益固守又十日援兵至君出兵夾擊賊賊大壞遂解去來安以全時咸豐九年八月也自道光之季吏習於恬熙皖豫間盜大起豪猾大姓輒築砦自固謂之圩圩大者千餘家間則出剽劫或拒傷官兵稍益迫脅旁小圩役屬之小者十數圩大者至連圩百十號曰撚匪州縣不能制則相率諱匿或縻以團練至咸豐初撚益橫自李兆受外苗沛霖張樂行龔德張濋輩衆各萬餘人分據淮南北已而粵賊據金陵安慶廬州連陷江淮間無完土仕宦者畏之州縣缺出輒相戒無參部而君以是時揀發安徽及來安請令巡撫翁文勤公意屬君以君書生初仕疑未決君即自請以行而來安民果宜

君賊至又全其城君名由此起初君在來安連遭父母喪上官輒奏留君賊既退有
旨留軍丁憂官令終制始得請以歸而粵賊擾徽盜餘杭不可居生母沈卒君倉卒畢葬即挈家出避賊轉徙數年至滬瀆今相國李公方以蘇撫督師海上故與君同幕府即留君治南征人謂君可因此換江蘇而君自以安徽官服闋即請回省巡撫英果敏公故知君以君攝六安六安多豪胥好搆虛獄為囊橐比君至積牘逾四百君誅其尤黠者一人則閉門讀卷刻日召訊未兩月斷獄逾二百吏噤不得出氣而民讙聲如雷英公大奇之會召入朝臬使某獲撫印素嗛君伉直即撫前官事為諱匿劾罷君時同治六年也君為人和易疎簡不汲汲聲利初至安徽祈公

福濟為巡撫使君督天長盱眙民捐甫踰月輸至八萬餘兩而一毫無所私福公以是知君翁公繼為巡撫尤器君以勸捐奏擢同知以守城奏擢直隸州知州及英公為巡撫將以六安實授君未及奏而行遂被劾去嗟乎亂之方亟雖昏狂之上官亦知降心抑首委重賢者以緩一日之難及事過玩生則又將以好惡為喜怒稍不快于已而去之惟恐不速者非獨君之所遇然也然則亂將何時平雖平又何足恃而豈徒君之事為可慨也哉君既罷六安旅於安慶不能歸同治十四年君子成績為元和令成允教越中乃迎君歸君以是居蘇州扁舟往來昕二子遇佳山水飲酒賦詩以自娛樂自定所為詩曰結廬人境集若干卷又手抄漢唐以來詩若干

卷而以光緒六年十月卒年六十有八其卒也能自刻其期日十八日加巳噫又奇矣君褚氏名惟塏字爽齋其先有爲唐宰相封河南郡公河南之後有居錢唐者至君始祖國學生承烈始居餘杭祖錫珏候選從九品父運鯤廩生終建德教諭舉知縣毋顧命史生毋沈父以成績貴贈資政大夫毋皆夫人娶王氏亦封夫人子五人長即成績與君同舉咸豐元年鄉試次成彥成裕皆廩貢生候選訓導而成裕爲弟後次即成允廩貢生蕭山訓導次成烈附學生女一適光緒壬午舉人定海訓導吳懋祺孫八人德宣德敏皆附學生德輔德樞德藩德[illegible]皆業儒而樞藩隨成允以出孫女二長適定海附學[illegible]次未行曾孫二人成績今爲江

蘇補用知府由知府加四級封君爲資政大夫將以某年月日葬君某所次其事以乞銘銘曰

鳳鳥不至翀彼蜚鷁深林茂箐以智自全其巢未毀翩翩其子其藏在此其後益昶

封朝議大夫葉君墓誌銘

龍泉葉氏自宋時來居吾州者有二族曰吏部侍郎文定公適爲水心族曰秘書省著作佐郎文修公味道爲南湖族南湖之葉自文修從朱子復爲元豐諸先生之學至明翰林修撰式以不附時相出爲廣東副使歸而講學於鄉其子孫遵守家法往往能讀書行善故永嘉稱宋時儒族猶推葉氏其遷居郡城雁池者曰縣學生方沛生朝松亦縣學生君祖也父曰府學生增榮君諱錫文字敬伯由國子生充貢以例封朝議大夫君先世皆饒於貲至君父始大落故君雖少俊而不能從事於學賈於樂清之柳市君之治生蓋出於天性而其所爲往往近儒者其言財不以多取爲能而以苟得爲戒

不以厚藏爲富而以善散爲樂其於百貨有無消長盈絀若燭照數計逆知預得而實未嘗苦志營度也其在市不爭人之所趨與時之所急而常取人之所棄故貨之滯者客之困而思歸者即湊君君即漫受之不爲訾省然常有天幸物入君手即踊貴或陡增數倍他賈人或效君即遠不如君以此致貲數巨萬而尤以約已厚人爲事諸父無主後孤姪無依親戚故人無衣食者君輒爲處畫盡善所費數千金郡嘗被寇君輸餉亦數千金其後將以官酬君而君乃謝之修南塘築滕公橋病予藥死予櫬所費亦數千金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卒年七十蓋在柳市逾三十年嘗見時郡邑言義富皆曰葉君葉君云予嘗謂儒者惡言理財以爲君子不言

財也然大學言明德於天下推之正心誠意又極之致知格物其於儒精矣至於言天下之所以平乃獨詳於生財之道而反復致戒於義利之間蓋誠以天下之不平必自財始故財者天下之至平也故財若水然此有所壅必彼有所竭竭之既甚則壅者必大潰四出故自古以來國之將亡天下之將亂其君必好利其臣必黷貨其民必奢縱亡度至於家之興敗亦然故必儒者而後能理財理財若大學可也君其知之歟君娶樂清鄭氏封恭人子四珪國學生例授奉政大夫璋縣學生光祿寺署正琮縣學生皆以例加同知銜璜國學生女一適翰林院待詔方麒元孫十七維華維芝維樑維楧維藻維瀚維菘維葆維孫維茂維蒸維芳維蓁維莊維葵維

華維菁孫女五邵品郎項維城孫詒澤孫德朋其壻也一倘幼同治十三年某月日璋等既葬君於建牙鄉郭溪龍牙山之原而以狀求志其墓予少君十二歲而未及接君君子璋戜士琮容樓皆嘗從予弟學而予亦又以二子壻君孫以姻家游日親得稍聞君事君賈柳市時父老矣而絕江至郡逾二舍君每日必歸視父與湖上下無一日誤也父以是安之戜士兄弟召工圖其事命曰夜航歸省且曰將以示我子孫也嗚呼此可以言理財矣予刻水心集以示人讀終一卷者蓋少也而戜士兄弟自甲至癸朱墨皆畢然則南湖之葉再以儒顯其視君子孫乎是可以銘銘曰

五都擬脊百輩曹千金粟粒軀一毛閉門爲市狠慾嘷儒風

所被賈不饕以義樹此基扃牢盒堷勿鍥西山高

候選訓導洪君墓誌銘

光緒丁丑晉大饑人相食貴游子弟富商豪賈或曳紈綺僵仆道上於是同邑洪君之弟豐官保德積數月不通問洪君虞有他故自瑞安遣人往視之而令先過予所問晉事與涂所從出且告之資予為裝而遣之不數月其人自晉反君弟果前喪其子某以書來曰世父老矣病綿惙二三年念之甚然勢不能歸奈何予竊怪洪君家居甚樂年長子甫三歲胡褎之遽然頹意洪氏兄弟子姓相與憐愛彼里巷子骨肉秦越者何為也其明年予自金陵歸君固不能出門戶予亦病甚不能一視君又明年君年六十有八十一月某日竟卒矣君既卒其仲子炳文以永嘉張君所為狀請為墓文予念與

君久故又新有婕其何辭乃敘而銘之曰君名坤字叶臣河南永寍合守彝其父也永寍君以嘉慶癸酉拔貢中己卯鄉舉而以拔貢時教習期滿得知縣選授河南寍陵縣調永寍生四子恩國學生早卒咸增生少俊穎有才永寍君在京師青田端木舍人名方盛永寍君慕之與交善即爲咸娶其女而咸亦早卒豐以太學生入貲爲保德州吏目卒官永寍君蓋晚而得官其爲人長于吏才在河南更兩大縣洪氏家自此起永寍君既卒君年未三十然絕無仕宦意既由廩生納貢大學則以治生產持門戶爲事事寡嫂以禮字諸弟姪皆有恩意而尤好與鄉里事能言其利害凡邑閒大處若祠廟若書院若義渡育嬰以及校士之屋廬貢舉之續食君往往

助以賞又善從與人出賞人以是喜君君亦意自喜也嘗是
時君弟已出佐州縣會東南軍興　朝廷屢下詔風厲富民
出財佐縣官材智之士有不階資級蹴至大官者予嘗以語
微感君君顧不爲動故其後雖以例得學官以捐賑得四品
誥才一出權臨安教諭遂安訓導皆未久即歸君既不復仕
而諸子皆已長皆能用家法治科舉業州縣官試童子學使
者按臨洪氏子多在前獲雋歲或二三人君顧而樂之人亦
以是慕君比君卒見其赴狀子若孫若曾孫十餘人緦功羣
從又十餘人皆歎曰福人福人雖子亦曰洪君誠福人也初
忠宣公以大節顯於宋之南遷三子皆用詞科起至宰相從
官番陽洪氏聞天下子孫散居宣歙餘杭多顯人而瑞安之

洪最爲後出　國初時有名琦者自歙賈于温郎所在土斷遂爲瑞安人琦之元孫曰元化始習儒業爲縣學生永寍君其長子也君娶薛氏繼張氏子四人炳瑩國學生候選鹽知事爲兄咸後炳文炳樞皆廩生炳鑑業儒孫三人而爲兄後者孫亦三人錦淮錦濂皆廩生錦標光緒乙酉舉人曾孫五人皆幼學女五人孫女八人其嫁者皆士人妻也餘亦幼其葬在某鄉某山之原始予未及冠來邑中學君與其友陳君瑄周君慶栴時來顧予時君年最少被服都雅善談笑予竊喜其儀範以謂他日必宦顯其後陳君舉鄉貢周君亦與予同中南北闈皆會於京師而君家居如故又數年周君竟不第以客劾陳君守隆平賊至城陷至謫死塞上然後歎君之

不出蓋其自愛厚甚也君既卒炳文出君所爲種樹圖及承[illegible]君遺像來請爲詩予視君父子顧瞻炯炯何其相似而畫工貌君像紫色豐下微有鬚腰腹十圍踞坐一榻適滿縣視之幾不識爲君也昔孟子嘗言有一鄉之善士有一國天下之善士其大小蓋不侔也而鄉先生文定葉公誌沈仲一之墓則以謂不然夫善之量固不同矣僅足於一國必不足於天下僅足於一鄉必不足於一國孟子之言不可易也雖然古之時有天下之善者必有施於天下有一國之善者必有施于一國後世教衰而俗薄治天下與國之士未嘗乏人也位相逼則娼之甚矣才相軋則擠之急矣施于天下與國之迹而難固不若施于一鄉之順而易也嗚呼君之不出其亦

爲是歟予固有感而爲之銘也銘曰

道勝者腴亨天衢或自煦濡安宅廬我從世途百險虞視斯

人徒眞樂胥光緒己丑三月

節婦徐孺人傳

樂清施君炳文穆之之配徐孺人貢生一新女運同銜乃文姊也年十六歸施氏歸之明年姑疾篤孺人佐其夫侍奉湯藥衣不解帶者踰月姑卒服未闋而炳文遘疾危甚孺人計無所出但涕泣祈天請以身代凡醫療禳禬求所以活其夫者殫方而炳文竟不可救孺人悲甚雖免喪哭泣猶無時閒戶深居守禮謹甚惟日夜謀爲炳文立後是時炳文二弟皆僅一子仲弟炳燿子樹屏孺人尤愛之遂請於族姻以樹屏兼主炳文後樹屏亦少俊未及冠以童子試第一入邑庠娶婦有孫矣孺人悲稍稍寬而竟以同治九年十月■日卒年五十有二有司爲上其事於朝得旌表如故事初道光丙午

余在樂清館於同年徐君惇士所數月凡惇士鄰里戚友往往來從予游炳文其一也予既去樂清旋出仕宦倦而後歸殊不知炳文物故也今年五月炳燿與其子樹屏偕來始爲予道炳文事又亟稱孺人之節屬爲之書炳文初見予年甫二十餘在庠序爲諸生恂恂朴愿姓名未出里巷不謂其後乃以孺人傳也而炳燿爲其兄樹屏爲所後毋冒大熱走二百里來乞文以幾孺人之不泯泯也然則炳文雖無年豈可謂之甚不幸哉光緒己丑六月邵嶼書

闞孝女傳

孝女闞氏名品邁處州麗水人祖曰膠州協副將秉義父曰麗水縣學生議叙知縣其新以事母不嫁卒於光緒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年僅三十有三鄉黨稱其孝官以聞於　朝朝廷異之俾用孝子例予旌表初粵賊之犯處也其父以民兵助知府李希郊迎擊賊[illegible][illegible]歿于陣女始十八九聞而大慟不欲生家人慰解百端不能得或微語曰徇父可也如老母何女嘿然不復言輒自誓不字以奉母而母有宿疾久不瘳女侍起居奉湯藥衣不解帶十餘年如一日女故患喀血至是加劇母促令召醫輒弗許蓋終未嘗一見醫者嘗夜焚香祝天乞以身代母母病果漸起而女疾不可爲然猶日侍母

側示若無甚苦者卒之日母就撫之猶强起好語慰母母亦不謂其甚用也既而寂然視之則氣已不續及將斂視其附身裳服皆已自易新者矣其兄游擊麟趾爲予言如此始游擊嘗守備瑞安與予善請予爲文表父墓既而以女之事來曰亦願有傳也予以爲女子從人者也從人則固有人之父母矣故記禮者之言國風詩人之所美皆祗事舅姑承夫宜家之事不責以事父母也閻氏女不忍其父獨死欲殉不可誓志不嫁以養母其心惟知有父母耳所貴聖人之教爲其適於人情女子之貞其至性憤發至不惜軀命以逃之迴信其志而已彼瞻顧利害者何爲哉若夫守禮唯謹至死不亂雖成德君子畏之矣可書也光緒庚寅楚杭齋

瑞安孫衣言劭聞

墓表　銘　贈序

中憲大夫江蘇候補道萬君墓表

君諱方焜字序東閩之崇安人始咸豐丙辰予以翰林侍講同考試進士崇安萬生培因出予房予於是始知君當是時君年未五十以道員待次江蘇而有四子伯仲二子皆爲部屬官而培因又以少年高第予竊歎君早達且多賢子也後四年予自上書房出守安慶將之官迂道過蘇州則君與培因已先待予於胥門接其色辭知其爲醇厚君子也君既見予自言少未嘗學問不可爲監司官且三子皆將仕幸先生

教督之絜誠奉職無負國恩行卽歸老故山矣予尤歎君之高而服其決也予至官數月不樂棄而歸而粵賊自金陵軼出陷蘇常擾浙東西漸漸近溫州予轉徙避亂數年旣稍定而文正曾公已掃蕩上游開府皖中使人來召予是時予仲弟亦以治團事竣將還朝遂皆以挈行航海抵福州君先世以貿茶起家有市邸在南臺予至福州君先在南臺卽邸旁爲予治館舍居月餘予將道建溪出豫章以趨皖君輒先歸以待予予至崇安君與仲子培元在視食飲問候起居謹甚君所居近武夷山粵寇之犯閩也君嘗爲茇舍數十閒爲舉族避寇計比賊退墻屋故無恙一日君棹扁舟導予游武夷溯溪流歷九曲遍登天游幔亭諸峯夜宿僧寺君慨然語予

曰先生今方有四方之事異時游倦而歸能來此偕隱予予笑而頷之是時予兄弟棲皇旅泊予一子才十一歲而予弟尚未有子方將走數千里求仕而君已鎩際冠帶不問天下事伯子培曾雖先卒而培因已主事儀制官譽日聞培元及幼子培滋常侍君家居未嘗頃刻離左右予兄弟視君殆如天上人聞君言深感君意然心不能無愧也予既至文正公軍中復出備兵淮北自此再歸再出奔走吳楚之郊踰十年光緒丁丑自楚藩移江甯明年病甚亟乞退不能得會 朝廷以太僕卿召入朝因得脫身歸鄉里自與君別崇安久不通書問獨培因書來必言君矍鑠狀知予之思君也予固慕君家居之樂而培因官益遂由禮部郎官歷侍御史給事中

遂出爲天津河間兵備道以書見告且言將假歸請與君俱之官而君自以在家樂不欲遠行但趣培因速赴官盡心職事而已於是予家居六年矣險巇傾側之餘每念武夷山水所在而有而遐思偕隱之約誠有味乎其言也予既老病不能再見君而君亦未幾卒矣蓋光緒丙戌五月十二日也年七十有七矣君之先世自明季由豫章遷崇安六傳至君曾祖諱邦光贈朝議大夫祖國清廩貢生候選訓導父年枝附貢生皆贈中憲大夫晉資政大夫曾祖母方贈恭人祖母葉母楊皆贈恭人晉夫人娶安氏亦贈恭人晉夫人子四培曾刑部郎中培元培因皆咸豐己卯舉人培元兵部主事培因中丙辰會試己卯成進士禮部主事今爲直隸永定河道培

滋國學生浙江候補鹽大使爲弟文焜後女四恩貢生藍崇
禮廩生朱繼昌太學生浙江候補知府祝慶年太學生浙江
候補通判張銓禧其壻也孫七鍾麟國子監謄錄候選鹽大
使先卒鍾騄附貢生分部學習主事鍾駿鍾祥亦早殤鍾驥
鍾彝鍾彥曾孫一溎孫皆尚幼培元等旣以光緒丁亥十月
八日葬君於邑東下栁里下牛山之陽狀君行治請爲文以
表墓予惟世之顯人聲勢赫弈先後踵相接若夫在仕宦之
中而超出其外無仕宦之累而備享其榮如君者非獨予所
不及同時士大夫兼有此樂蓋不能多也培因又言君嘗以
鄉邑賽會巨費無誼請官禁止移其資以積穀出內一用朱
子法謂之佛惠義倉至今崇安賴其利及其平生孝友任恤

事皆可傳要之不足以盡君故不悉書而但著君之所以可樂者以見予懷云光緒己丑八月

江蘇候補知縣邱贈騎都尉閻君墓表

光緒十年春麗水閻君麟趾來爲瑞安右營都司時大府方名捕殺人賊檄君與令偕往賊居大嶨山中族大而强令憚自往欲以屬丞尉而謂君亦可無行君曰大府檄我去即我當去卒挾令以行果得賊予聞而善之君在官日治軍籍閱器械能卹兵兵所當得一不以入已卒伍有缺擇人補之視其才於是邑之爲兵者皆謂君無私甚喜君已而法蘭西寇甯波攻蛟門甚急温州亦戒嚴君日從其長治守備勤甚邑人頗倚君爲重君得海上報或幕府機密文書即封以示予予甚感其意然未識君也乃請與君相見見則頭角嶄然詞氣侃侃能言古名將事閒謂予曰兵必不可去勇亦不能無

然兵宜實練勇不宜預募練兵募勇其樞在擇將擇將在秉公不肯者不得倖而進則智勇奮矣語簡而要予尤善之未數月得代去又數月以大府檄護提標右營遊擊爲書告予以其壻君之傳來曰願有以表墓予既知君不可得而辭也

按傳曰君諱其新麗水諸生其父曰山東膠州協副將秉義咸豐八年粵賊初陷遂昌處州知府鄭儻檄君治民兵君卽散家財募勇助官軍而賊由松陽逼處州君卽督所部迎擊深入賊圍中別賊已襲陷府城君見城中火起卽突圍出以兵扼少安少安者金衢孔道也義民何仍璣先集團守之君卽與仍璣合迎賊賊來犯卽擊走之殺賊千餘人生擒賊酋數十人而提督周天受督大軍亦至少安守益固已而天受

被帥檄移守桃花嶺官軍勢稍孤君猶與仍璣謀攻郡賊賊得鄉人何某知少安無援即悉城中賊并力攻少安仍璣戰死君退保上洛已而復從天受卒與共復郡城君既積軍功又以前捐家財議敘知縣分發江蘇未之官後三年賊再陷遂昌松陽攻處州君復從處州知府李希郊迎擊賊堰頭戰敗遂與希郊皆死咸豐十一年五月十五日也事聞以知縣例予卹贈某官世襲騎都尉君雖將家子然好學能文為麗水縣學生工書楷善騎射而性持嚴毅常以忠義勗其子弟有弟四人曰增祿安邦安泰珮玉皆以材武為軍官從勦賊增祿以處州鎮標把總咸豐八年五月十日戰死延平之徐墩安邦以千總安泰以把總珮玉以外委咸豐五年三月六

日皆戰死廣信之弋陽皆卹贈雲騎尉世襲入祀忠義祠凡傳之所言如此自粵賊亂東南首尾十餘年間大官文吏受國家寄託保守封土顧往往觀望顧藉或臨事倖脫甚至苟生求活者不可一二計閣君一諸生徒以感慨憤發自扞鄉里傾家募士助官殺賊卒隕其軀其弟四人甫脫赤籍爲軍小校千里赴難皆以身殉可謂一門義烈忠孝之後必大天道也是宜有都司君予故樂爲之書以風厲天下後世非徒爲閻君也閻君沒時得年若干以何年葬葬何所世家子姓傳皆未之言都司君來書亦未及詳予不得而書也光緒十一年十月立冬日

候選訓導倪君墓表

予與樂清徐君德元醑士同舉道光丁酉選貢爲同年歲丙午予至樂清館醑士所數月徐氏鄰里姻婭多來視予于是識倪君醑士也樂清之西鄉俗敦厚崇師友而敬客一家有重客居此者無論識與否必來視客主人必治具召姻婭鄰里與客飲酒務盡歡姻婭鄰里又邀客至家亦治具相報請或數十家傳以徧予在西鄉數月所見士大夫多如此可喜也於是醑士年甫二十一二眉目炯炯被服都雅與之居無閒巷鄙褻之言予尤喜醑士竊謂此子頗異人它日當能讀書取科第以宦達予既去官京師垂十年鄉人音問漸濶疏每秋試榜後輒求浙江題名閱之不見醑士名如是者數科

心竊怪之光緒己卯予自金陵奉召爲太僕卿以病乞歸稍復見樂清故人及其子弟而醕士竟以咸豐己卯卒矣年纔三十二終增廣生噫非予所以喜醕士也予家居五六年一日醕士之子鶴翔遣人來以書致土物修予弟禮甚敬問其入則年垂四十亦久爲諸生未第也予初在樂清醕士年甫冠今幾何時而其子年且倍之宜乎予之老也既而鶴翔又以書來言父已葬墓未有銘以其鄉先生包君賁茅所爲傳來求爲表于墓上余方病未暇以爲而鶴翔請至三四不倦竊意予既知醕士其子又勤如此不可無辭也而包君亦云醕士少穎悟七八歲授以書即能解大意又喜治詩古文比長不忍以家事煩寡母一切務自力家故饒於貲醕士爲之

日益大然積而能散鄉邑有大事醑士必先出己財及遭寇亂又輸財以哺軍　朝廷于是授以訓導銜又與惇士同築七里埭醑士出貲獨多西鄉之田是以無水患然則醑士果有異於人而卒不能自異者殆其命歟醑士雖不得壽然其卒也有男子四人曰鶴翔鳳翔鵬翔鴻翔女子三人比葬則鶴翔鴻翔皆爲縣學生鳳翔鵬翔皆應童子試孫七人邦彥邦懐邦亭邦綸邦直邦輝邦佐而邦彥亦爲縣學生女子適人者壻曰太學生陳貽珍縣學生黃佐猷孫女三人適人者壻曰孫松郎陳家球蓋生人之事畧備矣鶴翔能世其學善場屋文字旁通星官地理家言能踵其父之事亦以數佐餉得府倅銜封贈其先世又能敬其父之執友求爲文以永其

父之傳至于屢請而弟憮是皆可喜也予既喜樂清之俗崇敬師友而鵠翔於予又如此則酯士之有異于人殆將在其子孫歟是宜書倪氏故婺人後遷永嘉由永嘉遷樂清今居西鄉蒲家洋曾祖存禮祖廷鈞父心淦酯士諱兆禧娶陳氏墓在九都密溪奧陽嵩山之原光緒丁亥九月表

陳少文茂才硯銘

水深土厚其晦已久誰爲琢琱爲誰有發爲文章上星斗磨而不磷眞我友

芝航齋銘

玉海樓旁小齋既用杜公詩句命曰恰受航自爲之記矣復書芝航二字揭之楣間而繫以銘曰

我本芝人愛此泛宅白鷗能來遲我佳客

程宰送行序

世之言吏治者往往曰吏貴有才愚竊以爲不然蓋才者天之所付或長或短不可得而强也且爲吏者誠有才矣或用之以事上官或用之以接寮友甚則用之以自謀而獨不肯用之於百姓則柰之何故曰才不可恃亦恃有其心而已康誥之言曰如保赤子傳者以爲心誠求之雖不中者赤子之有所好樂有所疾苦未能自言也爲父母者常時其笑啼而適慮之且委曲以從之赤子之心無弗得者赤子之心得而父母之心盡矣是豈有它才哉州縣之官謂之民之父母其視民亦如赤子而已幾見有爲父母而其才不足以養子也哉予故曰恃有其心而已溧陽程侯爲邑於瑞安今三年矣

不為鋒穎以立名譽粥粥然若未嘗有才也然三年以來政平而訟理民之所願常思有以為之民之所不願弗相强也匪獨弗强常思有以左右之是何其善求赤子之心也歟今者奉省檄將舍吾瑞安而去吾邑之民則甚惜其去而不能留也其為士者各為歌詩以為之贈蓋以道邑民之心而已旣聯為大軸而畀予書其端因亦為詩四韻以繫其後其詩曰老病思扶杖衰慵只閉門每承減從騎時一叩林樊朴呐仍無語瘠瘝或在論東門車幾兩它日畫圖存光緒丙戌八月遜學老人

張又堂六十壽序

光緒三四年間予將使指在金陵前淮軍統制張君又堂方謝事家居築室冶城山左時時來從予游相得也既復以其女之子婿予從子詒績重之以婚姻游加親後一年予奉召爲太僕卿去金陵遂與又堂别予家居五六年聞又堂益治水石集圖史善自虞樂絶口不言兵間事予以是尤賢又堂去年夏予弟在金陵書院以書來曰又堂明年六十矣諸戚友謀爲之壽欲得兄爲之辭予方病憚爲文字而予弟屢書相督趣謂又堂必欲得予文予思與又堂游處久誼誠不可辭也初大盜既據金陵妄立名號東南豪傑扶義並起相與戮力滅賊文忠胡公文正曾公首以湖湘之士掃蕩上游

清皖鄂九江遂獲其巢天下謂之湘軍今文華相肅毅伯李公亦在文正軍中分兵東出以廬鳳勁旅駐海上扼蘇松軼出之寇翦其餘燼天下謂之淮軍當是時又堂以偏裨從淮軍戰盡力積功至記名提督遂爲淮軍統領賊旣平湘軍往往返鄉里散其留者刖爲長江水師即所在籍而肅毅伯獨以淮軍分屯沿海朝廷常倚淮軍爲重天下士懷材負智自奮於功名者皆樂從淮軍而又堂以是時屬其兵他將請急以歸寓其家於金陵蓋與予相見時其去淮軍五六年矣昔范蠡大夫爲越王勾踐將軍旣雪會稽之耻遂乘扁舟泛五湖變姓名適齊爲鴟夷子皮又棄齊之陶爲朱公凡三徙輒致數千金再散財與貧交及疏昆弟天下言治生者歸朱

公夫范大夫誠爲治生計耶其在越越王方欲與分有其國其富豈直數千金耶顧乃父子相約畜牧廢居親其身以從市井之役耶蓋古之賢智之士不欲久居盛名之下其所以自晦其迹者用心不可測也又堂與肅毅伯少同里閈居肺腑之地相與左右功閥日積官位方起而乃飄然遠引若有取於范大夫之所爲者此豈歸於富厚者哉又堂年甫六十有子若干人伯仲二子最長而有才則使復從淮軍今皆至監司大官季子士珩好古喜讀書則爲闢精舍飾書幣禮請宿儒老師使從之游而諸孫森森向學又堂既不與兵事則幅巾策蹇陟降山水益蒐取神農軒轅氏書及古今驗方刊而布之爲濟世活人計縣官有急或親戚鄉鄰有匱乏歲輒

捐數千金不吝也此非所謂富而好行其德者哉太史公述勾踐世家特纍蠡事於後以見越之所繇富强而并及其爲生煩辱之迹誠以不務苟取聚而能散此計然之術所以可施之家者亦可施之國非如博望侯公孫丞相之徒騷動形神以困天下而後世言蠡事者至以爲神仙者流然則又堂之所以自託乃其所以自壽也歟獨念范大夫以其君霸威加齊晉一朝韜匿聲采至不欲人之知其姓名予奉職無狀衰病匃間猶自附於士大夫之倫僕僕以從文字之役以視又堂度量相去遠矣其又何辭以裨又堂光緒戊子二月廿日書於邵與廬

葉戶部母胡恭人八十壽序

予讀唐宋諸家之文見其於當時名公鉅人及山林隱約之士皆有以著其瑰偉之畧高曠之趣而獨鮮爲婦人之文間或爲之亦寥寥短篇閨梱常語而已然詩三百篇以二南爲國風首所言多后夫人之德至漢劉向號爲經師爲列女傳頌七篇自虞夏訖戰國秦漢之際可紀者百有四人而范蔚宗爲後漢書遂以列女立傳與士大夫並垂於世豈後世女子之教不及於古歟何其所紀者少也及觀鄉喆文定葉公集則所爲婦人之文特多舉凡相夫教子以及清修禪悅旨趣迴異皆詳言之而文章之妙亦皆曲盡其致至其述臨海唐孺人之事以其子浙西使者某爲母起卑微求文於公恐

無舊事可比而公獨以孺人心教意飭日就月成殆天啟其節以厤王氏其立言嚴重如此因思二南之詩雖皆言后夫人之德而小星之安命江汜之嘯歌其事蓋出於娣妾又以知婦德之懿初不以貴賤異而有國有家者之所以教亦必上下和平均一而後全也而益歎文定不獨文詞之美其得於經意深矣今年門下士戶部郎葉君芝壽以所生母胡太恭人年八十將稱慶於家臚其平生行義使其伯子孝廉國鎮謁文於予太恭人者贈中憲大夫松亭府君側室也中憲君積學端行稱於鄉里性篤孝以父母皆高年不求仕進年三十九尚未有子而嫡室應恭人素羸疾胡氏故士族貧甚獨有一女以婉淑聞中憲知而納之太恭人也是時應恭人

年甫十七即任一切煩苦中憲兄弟皆多子女已析居父母
年既邁不耐囂雜寢食常就中憲所中憲篤意侍奉食飲必
嘗而進中裏廁牏或手自洗滌既而得風疾太恭人悉自在
視益勤而加謹二老人甚以為宜戚族見者交相慶中憲亦
自賢之會太恭人父卒中憲使為之治喪迎其母以歸母又
卒中憲遂合厝之為置後焉又數年應太恭人以羸卒戶部
生九歲而中憲治家謹不畜婢媼太恭人以一身當門戶事
無纖鉅各為度程凡戶部讀書應舉師友酧酢處之各當其
意僮奴攜吉貝麻苧歸太恭人或自束治刀尺聲至夜丙乃
息是時孝廉生甫數歲中憲即取以自隨教以哦詩作字太
恭人則時其寒燠飢飽為之節度時致嘉果換新衣故孝廉

兄弟幼時常樂依大母以太恭人慈有加也中憲年七十一捐館舍太恭人亦且五十戶部翁壯習事家中趨走役使唯諾唯所意然太恭人猶自親粗重戶部夫婦有所爲猶咨而後行同治乙丑戶部舉浙江鄉試試南省不第即循例爲戶部郎中會　今天子登極推恩內外臣戶部始得以所當得恩數貤贈父爲中憲大夫而應太恭人胡太恭人皆受正四品誥孝廉旋以癸酉舉浙江鄉試揀選知縣次孫國銑亦以廩貢生援例候選訓導曾孫男七人孫女曾孫女皆四人孫女壻及曾孫女壻五人皆士人而太恭人壽且八十于是戶部年六十孝廉年四十一堂三世相距適二十年而孝廉兄弟諸子皆已成童及冠可不謂之盛哉蓋太恭人祇事中憲

垂四十年其初周旋嫡媵之際未嘗恃愛而驕其繼獨持門戶之煩未嘗以勞而懈其後仍席豐厚之餘未嘗恃富而侈至於眉壽益高齒髮不改洊膺錫命備享顯榮而謙謙自抑未嘗稍易其常也殆易所謂恆其德女子貞者可以謂之壽矣予竊謂唐孺人以農家女事校書郎王夷仲方夷仲初入館閣孺人纔鍼細縷以佐其急及子斐上舍及第佐郡府陞朝廷遂守大藩安車就養年幾八十可謂婦人之榮然當韶盛之年有失主之戚至斷髮自誓始成其志鞠子之勤獲報之晚固已備歷艱辛太恭人遭遇之盛殆有過之是則戶部之所以隆其親可謂無忝所生矣然予又觀文定公述其母杜夫人有云惟夫人之所訓飭它日庶幾奉以不忝者有天

下之名義又云人子之義能終有以自見然後夫人之志明是時文定以上第授官矣而其言如此則誠以人子之事親所以爲報者不可以一事畢而所謂名義自見者尤非可以一朝一夕幾也南湖之葉系出龍泉文定與文修公味道其先皆於宋世自括遷溫然則文定之言固葉氏之家法也予故推本詩人之意引而伸之以爲太恭人壽且爲戶部君子勗之焉光緒丁亥

曾秋眉六十壽序

吾人生山海僻絶之地無王公大人賢豪長者之與游無上下今古異同得失之議論以發其所未聞褊矣樸矣其不能與於通都大邑之士勢固無如何也雖然無王公大人長者賢豪之與游則勢利奔走之事無所役其心無上下今古異同得失之議論以發其所未聞則其中之凝靜耑一獨有以自全也如是者唯學爲宜宋之時吾州之學嘗美矣周許諸儒在程門陳龔諸儒之事朱子無不於道有聞也文肅鄭公兄弟攷經制以通世用自爲永嘉之學薛文憲繼之陳文節葉文定擴而大之而當時之學皆歸永嘉故周恭叔氏嘗以爲温之爲郡僻在海隅而又以謂士貴自立不患不聞其視

通都大邑何如也故雖以予之幼而廢學長而無述而常愧愧勸人以爲學然而有慮者材質之不同人事之累欲學而其時已過則奈何曰平其心博其趣使於世味稍薄焉亦庶幾矣曾氏於永嘉爲大族聚而城居者數千人　國初以來登高科仕郎署爲監司者踵相接其以貲雄者往往數巨萬園林水石之勝他姓無有也予於曾氏始得塏叟翠繼得諧小石叟翠鴛謹而好文小石坦易而好詩予謂其可以學者也最後得竹史丈及其長子艮箴秋眉竹史始亦棄諸生以節約起其家造廣宅重樓聚圖史多致鄉先輩遺書便坐設古瓷銅器詩畫七八紙皆名先生遺蹟無一顯官達人尤壽嵩常爲人作屏幅扁榜而資特端重不泛交亦近於學者

也予始與竹史游奸民起外縣遙應和粵賊官畏之招不問因羣小人賕其左右交啉之官遂爲奸民比而予兄弟鋤欲練民兵先除內患官患不利己百端相齟齬及郡城破官皆跳免爲諱不敢言一委咎團練羣小人知官指亦疾視予當是時親予兄弟者竹史父子外四三人而已其與予兄弟周旋曲折意有難言者間語予曰此輩無足怪然鄉里事不足圖予宜速行予感其言於是予弟自請還朝而予以曾文正公馬端敏公交章薦起亦再造於朝遂復從仕宦自吳而皖而楚復返于吳且逾十年予老且病而朝廷亦召予歸矣予既得請還鄉里求患難中故人存者不及半竹史亦爲古人獨嘗得秋眉年逾五十矣予初歸人或頗莊視予獨秋眉嬉

笑傲睨如故秋眉好飲喜爲詩然亦不甚求工每有詩卽寄予使可否之予嘗少所可秋眉亦不爲忤也一日向晡秋眉排闥入色甚忽忽予訝之叩所從來曰適與人游南蕩歸耳兩頰通赤酒氣醺人欲醉卽懷中出一卷曰此南蕩所得也爲我評之後常數寄詩要予和予懶不輒和秋眉亦不再索也秋眉漸益老而有子已任家事輒爲一切謝營省獨喜上下山水嘗嬴數月糧附輪舟抵滬瀆至姑蘇上穹窿天平道毘陵飲惠山泉北抵京口觀北固金焦復折回至杭州居西湖上數日興盡乃歸家居常獨行孤嶼登浩然樓弔文丞相飲酒大叫華蓋積穀諸山皆切郡城皆有樓觀僧寺間數日一往得其寺僧稍稍辨文字以爲琹聰黨殊輒攜手入市肥

魚大肉酣醉乃已閒謂予曰我今衣食才給然不至飢寒居亦足矣間以諸游舊則亦曰皆有子孫皆粗足衣食無慮也其語簡淡多類此予謂秋眉年且六十雖其材質相近無人事之累於學已無及然其意趣乃爾可喜也夫通都大邑之士其能自免於褊且朴者固然矣然而耳目之所濡染氣類之所稟感嗜欲相攻取勢利相排笮勞心敝神以從事於愉恍不可必得之域浮脈僨張內液枯竭于是有極盛之年而罹摧折之患者矣豈獨於道也遠乎哉秋眉脫然流俗之營而自適山水之好雖無王公大人賢豪長者之與游無上下古今異同得失之議論以發其所未聞而薄於世味如此乎其心博其趣又如此固所謂學之次者矣此秋眉之所以可

喜也今年某月爲其六十生日先數日詒余書曰子游吾父子間數十年矣惡可以無言遂書之以爲秋眉壽光緒丁亥四月十日邵嶼寓廬